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七目錄

司空圖一

題山賦

春愁賦

共命鳥賦

并序

情賦

并序

上譙公書

與臺丞書

貽王進士書

與李生論詩書

與王駕評詩書

與惠生書

復陳君後書

與極浦書

答孫邵書

題柳柳州集後序

中條王官谷序

送草書僧歸楚越

書屏記

休休亭記

山居記

紀恩門王公凝遺事

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記

澤州靈泉院記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七

司空圖一

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咸通十年進士乾寧中累遷戶部侍郎乞還山昭宗在華陰徵拜兵部侍郎不赴朱全忠篡國召爲禮部尚書不起聞哀帝弑不食卒年七十二

題山賦

繭吾髮以羣嬉兮乃恣狎於林壑窘世路之榛榛兮匪茲焉而何託仰基矩之惟舊兮豈孱眇之彼度矧嶄紆而還農兮亦靡勞於濬鑿壯神工之騁奇兮樹一峯而中擢齟

鼇鼻而噓空兮湧佛螺而旁絡阜交蹠於艮隅兮俯川騰
而黼錯躋遺堞以仰眩兮洶瀑巔而電薄腴卉木以駢昌
兮藹葩屏而麝幄滋彩綵以紛翔兮玩韶鮮而戲濯覩羣
物之遂性兮澹吾躬而斯樂笑殊道以徇強兮喜夸鵬而
跼蠖雖穴處而志揚兮邈軒肆於宏廓借家國之未忘兮
鄙榮伸而陋約饒貞明而自勗兮行與息而靡忤

春愁賦

芳濫濫兮翠絲絲泥晨霞兮泊晚煙鬱情條以凝睇裊愁
緒以傷年羣企胥悅幽棲自憐勝事而何人忘返賞心而

與我相捐當其玉律驚春香風拂曙晴陽小苑之道紺靄
青門之樹繡轂相追金羈並驚攜豔冶以爭出指狹邪而
共趣貪壯歲之娛遊惜繁華之易度豈知低摧上國寂寞
良辰林幽鶯轉院古苔新暗想歌鐘之會出隨車馬之塵
落日歸卧懸琴歎頻孤枕役故園之夢一宵驚白首之人
江楓暮兮江水淥蕩羈魂兮勞遠目倚蘭棹兮雨霏霏歷
蘋洲兮衣馥馥千古兮此時此地愍輸忠而見逐邊鴻下
兮邊草生擁玉帳兮滯龍城折柳厭河梁之贈落梅傳戍
笛之聲萬里兮此時此日歎積雪之徒征莫不慘澹傷神

迴環縈慮念郢闕以迴首憶帝鄉之歸路雖陽和之暗攻
自眇默而誰訴於是情馳天末黛歛閨中徘徊暖榭徙靡
芳叢燕泥滴滴而簷壞蛛網迷迷而帳空憐笙罷興挑錦
停功怨韶光之虛擲與長夜而還同若斯者固紛爾多狀
浩然莫窮彼人情之貿遷繁植物之榮悴何深衷之委鬱
謝圓煦於天地縈心夜焚凝魄朝醉同垢衣之莫澣豈萱
枝之可慰願昭暢於春臺雪冒襟之滯義

共命鳥賦

并序

西方之鳥有名共命者連腹異首而愛憎同一伺其寐得

毒卉乃餌之旣而藥作果皆斃吾痛其愚因爲之賦且以自警賦曰

彼翼而飛罔憎其類彼蟲而螫罔害於已惟斯鳥者宜稟乎義首尾雖殊腹背匪異均休共患寧忿寧已致彼無猜銜莖以餌厥謀雖良厥禍孰避梟鴟競笑鳳凰愕眙躬雖俱斃我則忘類人固有之是尤可畏或競或否情狀靡窮我同而異鉤拏其外膠綴其中癰囊已潰赤舌靡縫緩如

闕二字

迅如駭蠶附強迎意掩醜自容忘其不校寢以頑凶

若茲黨類彼實孔多一勝一負終嬰禍羅乘危逞怨積世

不磨孰救其殆藥以至和怪雖厲鳥勿伐庭柯爾不此病
國如之何

情賦

并序

愚嘗賦春情數百言狀其思媚自謂撫眾騷之遺恨遭亂
而失今獨憶其間三十五字存於濯纓之東楹云

暖融溶兮傍曲塘扶蘭心兮牽藕腸雨絲絲兮暮暗芳阻
佳期今日難忘情煙綿兮悄自傷

上譙公書

再拜愚伏以布衣犯將相之威者近皆笑率指愚爲狂是

輕薄子不能以恢然之量待今賢傑也相公得不念之耶
某迹拘世累而業久於山援古勘今思有所發者蓋竊惟
近朝據重位而勇蹈功名之利恥天下有遺才直吾相國
也又敢求吾相之心所以未忍棄生民之望者固非濡濡
於富貴豈不以時持大柄事或阻心且後弛張俾無遺恨
於不朽耶愚以是竊抃有以企天下之福矣雖在於至愚
猶有輕慮誠以相公既當有得賢之盛將尤有惜夫自持
既嘗獨決機權將尤以事不足問則黨附之賢或興而專
美之道可隘耳請陳其說夫用人固得矣亦在知失之不

足蓋爲明則僞者懲而實者勸且無傷於愛士處事也固
濟矣又知謀之不必自我出爲知則聽日廣而神不勞且
無傷於好謀是道也蓋賢哲用之而不竭相公得之而不
疑坦懷至公自無愧古然後文尚制科之選武先西北之

虞

前年已上
書蜀相

抑簡誕以捐空峻規程而括實則病應適時

之宜盡矣此皆相公夙自踐於沉實而小子雖吃悸不能
面發願激揚於片時耳非爲挾利之資也抑自古釣奇而
售跡者旣多以分蹇動無所合且實必俟臨機方見其萬
一非敢率易併瀆尊威干犯之誅則不復自同輕薄子以

爲疑懼俟命再拜

與臺丞書

中丞閣下某昔者常從其友於郡邑之鄙其鄰叟有善藝
卉木者或從之鬻於都下未嘗不亟售而返人謂之曰里
市所貨皆資生之所闕尚有提之汲汲而不克售者今叟
晨往暮歸未嘗少滯其所鬻何哉叟曰鬻植之道雖本於
天時亦且診於人情耳蓋視其人夸其居侈則所翫者必
欲朝炫其葩夕味其實矣彼或以勁正自處所植必慕賢
良吾皆揣之各街其所欲焉有曝滯之患哉今閣下前爲

小宗伯實振惟公之舉庶不孤吾道矣况憲府僚屬繫本朝之輕重是尤宜於慎擇也會昌中杜牧之爲補闕陪賀客於孔氏之門獨歛板而前言御史丞風威在取人之得失乃薦邢羣焉今有邢賁者乃羣之猶子雅志貞獨且以名節自任其所任其所爲亦足觀其所志愚以是輒有里叟之說蓋待吾憲丞不薄矣且自古推心苟不望報於其人則未有不堅於著効者愚所任不私而已苟謂言者之輕而捨諸亦非敢以爲恥又有王駕者勲休之後於詩頗工於道頗固但其所知方在顯清之地不敢越境以輸其

珍耳所與論詩一首亦輒緘獻其他當俟閣下操人柄救時艱而后敢以志英豪之事業者達於執事庶不驅之讐敵也再拜

貽王進士書

辱示製述甚非所宜敢不以所說陳於左右哉楚宋交怨而使在其間宋人有得玉於其境者遇楚使適至誇示之楚人謀沮其玉請先譽於宋國既獻宋果怒曰玉產於吾土而價張於吾仇是欺我也不果售今吾守道固窮且竊文學之譽是邪競沽虛者之所仇嫉者吾子之才固奇矣

乃以所質寘於吾懷是玉者未適於市而噪者已盈於門
矣必曰不投知於司空氏必曰不受知於司空氏則雖吾
子之奇必足速得志於時矣舍是無他術也所貺益腴不
敢發柙幸詳其意勿冒時之所忌

與李生論詩書

文之難而詩尤難古今之喻多矣愚以爲辨於味而後可
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
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中華之人所以充
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

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淳蓄淵雅
皆在其中矣然直致所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
於此矧其下者耶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
妨於道學哉賈閬仙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
抵附於蹇澁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
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愚竊嘗自
負既久而愈覺缺然得於早春則有草嫩侵沙長冰輕
著雨銷又人家寒食月花影午時天上句云隔谷見雞犬山苗接楚田又
雨微吟足思花落夢無慘又夜短猿悲滅風和鵲喜靈得

於山中則有坡暖冬生笋松涼夏健人又川明虹照雨樹

密鳥衝人得於江南則有日帶潮聲晚煙和楚色秋

一作戌鼓

和潮暗船燈照

又曲塘春盡雨方響夜深船得於塞上則

島幽本集同

有馬色經寒慘鵬聲帶晚饑得於喪亂則有驂騑思故第

鸚鵡失佳人又鯨鯢人海涸魑魅棘林幽得於道官則有

碁聲花院閉幡影石壇高得於夏景則有地涼清鶴夢林

靜蕭僧儀得於佛寺則有松日明金像苔龕響木魚又解

吟僧亦俗愛舞鶴終卑得於郊園則有暖景雞聲美微風

蝶影繁又遠陂春早滲猶有水禽飛

上句云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

得

於樂府則有晚粧留拜月春睡更生香得於寂寥則有孤
螢出荒池落葉穿破屋得於愜適則有客來當意愜花發
遇歌成雖庶幾不濱於淺涸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七言
云逃難人多分隙地放生鹿大出寒林又得劍乍如添健
僕亡書久似憶良朋又孤嶼池痕春漲滿小欄花韻午晴
初又五更惆悵回孤枕猶自殘燈照落花上句云故國春歸未有涯小樓
欄檻別又殷勤元旦日歌午又明年上句云甲子今重
人家數生涯只自憐皆
不拘於一概也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極此外千變萬狀不
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

儻復以全美爲上卽知味外之旨矣勉旃司空表聖再拜

與王駕評詩書

足下末伎之工雖蒙譽於賢哲未足自信必俟推於其類而后神躍而色揚今之贊藝者反是若卽醫而靳其病也惟恐彼之善察藥之我攻耳以是率人以謾莫能自振痛哉且工之尤者莫若工於文章其能不死於詩者比他伎尤寡豈可容易較量哉國初主上好文雅風流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極矣左丞蘇州趣味澄澗若清風之出岫大厯十數公抑又其次焉力勅而氣

屏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閩仙
東野劉得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歎後所聞逾褊淺矣
然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浸漬益
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尚者則前所謂
必推於其類豈止神躍色揚哉經亂索居得其所錄尚累
百篇其勤亦至矣吾適又自編一鳴集且云撐霆裂月劫
作者之肝脾亦當吾言之無忤也

一本有道之
不疑四字

與惠生書

足下某贅於天地之間三十三年矣及覽古之賢豪事跡

慙企不暇則又環顧塵蔑自知不足爲天下之贅也噫豈
非才不足而自強耶雖然丈夫志業引之猶恐自跼誠不
敢以此爲憚故文之外往探治亂之本俟知我者縱其任
愚以成萬一之効壯心未決俯仰人郡今遇先生俾僕得
以盡論願修討源然後次第及於濟時之機也唐虞之風
三代非不敝也賴聖人先其極而變之不滯耳秦漢而下
時風益澆視之而不知其弊矯之而不知其變文質莫辨
法制失中侮儒必止沈儒必削則士大夫雖有自負雅道
者旣不足以振之而又激時之怨耳漢魏之際其弊益極

懲馬融胡廣之流故李膺質而峻誠何晏桓範之俗則王
衍簡而清矯之而不和滯之而不顧始以類聚相扇終以
浮黨見嫉而至家國皆瘁而不寤也悲夫故愚以爲今欲
應時之病卽莫若尚通不必叛道而攻利也隘則驅之以
仇已樹政之基莫若尚法不必任察而嗜刑也弛則怠之
以陷人舍此二者伊周不能爲當今之治苟在位者有問
于愚必先存質以究實鎮浮而勸用使天下知有所竟而
不自窘以罪時焉噫有必不能辨之於言者有之矣未有
無其心無其言可以垂名於不朽者且一家之治我是而

未必皆行也一國之政我公而未必皆行也就其間量可爲而爲之當有以及於物不可爲而不爲亦足以見其心必曰俟時而後濟其仁蓋無心之論夫百人並迫於水火可皆救之斯爲幸矣不可皆救則將竭力救其一二耶亦將高拱以視之耶幸先生以質於時賢審其有心然後可爲編次第之說再拜

復陳君後書

吾旣以疑經爲後述矣今年夏陳君果復致累百言且援穀梁之說欲以質吾吾熟視其書率意而答之足下復所

云云非不知也且夫謂之求則固當偕受其譏矣雖然舅
姑之疾且殤苟力不能制其悍婦則必羸其聲哀求於一
飯豈忍諄之乎吾本朝之臣耳豈敢誨其苞茅不貢之漸
耶于載之下必有知言者不多譚

與極浦書

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
置於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談哉然
題紀之作目擊可圖體勢自別不可廢也愚近作虞鄉縣
樓及柏梯二篇誠非平生所得者然官路好禽聲軒車駐

晚程卽虞鄉入境可見也又南樓山最秀北路邑偏清假
令作者復生亦當以著題見許其柏梯之作大抵亦然浦
公試爲我一過縣城少留寺閣足知其不忤也豈徒雪月
之間哉佇歸山後看花滿眼淚迴首漢公卿人意共春風
上二句
楊庶子哀多如更聞下至於塞廣雪無窮之句可得而評
也鄭雜事不罪章指亦望呈達知非子狂筆

答孫邵書

孫君足下所貺累幅皆厚責於我是足下勤於吾道必欲
起而振之也何以克當雖然始於退者皆曰吾之必誠也

今愚獨以爲不誠自訟亦誠在其中矣幸足下詳其旨古之山林者必能簡於情累而後可久今吾少也忿然不能自勝於胷中及不誠而退者然亦窮而不搖尋而不進者蓋審已熟雖進亦不足於救時耳彼一飯之施或請濟於其鄰雖童子不可以空器給之也矧當艱否之運吾君吾相方以爵秩來天下之賢達將與之共拯其可沽虛而自集耶且自古賢達用舍之際當俟至公物情而後天意可見雖宰執大臣之推心亦不能察天下拒我之意也況足下一布衣其可獨私於我哉書曰龜從蓍從則人亦不違

天矣足下所示勤勤於此而取舍之間果致失墜是非有
物亦欲沮之耶始吾自視固缺薄今又益疑其不可妄進
且持危之術制變之機非鯁懦之所克辦也愚雖不佞亦
爲士夫獨任其恥者久矣其可老而冒之耶韓吏部激李
桂州之不行責陽道州無勇雖致二賢適自困亦何救於
大患哉其所爲者或奮而不顧匹夫匹婦亦可爲之孟子
所謂非不能也足下粹於通義耳其間亦未盡於僕者勿
多譚再拜

題柳柳州集後序

金之精麗攷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耶愚觀文人之爲詩詩人之爲文始皆繫其所尚旣專則搜研愈至故能銜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鬪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勑敵也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奔騰於天地之間物狀奇變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祠部文集所作亦爲適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或未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深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

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沈鬱亦其文筆也豈相傷哉噫彼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不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訾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工

中條王官谷序

知非子雅嗜奇以爲文墨之伎不足曝其名也蓋欲揣機窮變角功利於古豪及遭亂竄伏又故無有憂天下而訪於我者曷以自見平生之志哉因捃拾詩筆殘缺無幾乃

以中條別業一鳴以目其前集庶警子孫耳其述先大夫

所著家牒照乘傳及補亡舅

名權四歲能諷誦其舅水輪陳君賦十六著劉氏洞史二

十贊祖彭城公中興事並愚自撰密史皆別編次云有唐

光啟三年泗水司空氏中條王官谷濯纓亭記

送草書僧歸楚越

傖荒之俗尤惡伎於文墨者華民流寓而至則遽發其橐
焚棄札牘之累以快旣自容矣又仇沮繼至者若不勝其
怨噫是華舌夷心而又甚之者矣泊天下將亂則雖吾里
其風亦變果傖荒之流民亦多矣倘或未化亦其益孤不

能自振荀聞志於吾伎則必躍而游之矧踵門而勤請者
耶訾光僧生於東越雖幼落於佛而學無不至故逸跡道
勁之外亦恣爲謠詩以導江湖沉鬱之氣是佛首而儒其
業者也雖孟荀復生豈拒之哉今繫名內殿且爲歸榮足
以光於遠矣永嘉西岑康樂勝遊之最是行也爲我以論
詩一篇題於絕壁

書屏記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其
人矣歷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不可誣也

國初歐虞之後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大夫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載從事於商於因題紀唱和乃以書受知於裴公休辟倅鍾陵及徵拜侍御史退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爲計吏在滿因輟所寶徐公浩真跡一屏以爲貺凡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言詩其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爲精絕或綴小簡於其下記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公清旦披玩殆廢寢食常屬誠云正長詩英吏部筆力逸氣相資奇功無跡儒家之寶莫踰此屏也但二者皆美神

物所窺必當奪璧於中流飛鏹於烈火也殆非子孫之所
可存耳庚子歲遇亂自虞邑居負之置於王城別業丙辰
春正月陝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道圖記共七千四百
卷與是屏皆爲灰燼痛哉今旅寓華下於進士姚顗所居
獲覽書品及徐公評論因感憤追述貽信後學且冀精於
賞覽者必將繼有詮次光化二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
銜涕撰錄謹記

休休亭記

休休也美也旣休而且美在焉司空氏王官谷休休亭本

濯纓也濯纓爲陝軍所焚愚竄避踰紀天復癸亥歲蒲稔
人安旣歸葺於壞垣之中構不盈丈然遽更其名者非以
爲奇蓋量其材一宜休也揣其分二宜休也且耄而瞶三
宜休也而又少而情長而率老而迂是三者皆非救時之
用又宜休也尚慮多難不能自信旣而晝寢遇二僧其名
皆上方刻石者也其一曰闔頑謂吾曰吾嘗爲汝之師也
汝昔矯於道銳而不固爲利欲之所拘幸悟而悔將復從
我於是谿耳且汝雖退亦嘗爲匪人之所嫉宜以耐辱自
警庶保其終始與靖節醉吟第其品級於千載之下復何

求哉因爲耐辱居士歌題於亭之東北楹自開成丁巳歲七月距今以是歲是月作是謠亦樂天作傳之年六十七矣休休乎且又歿而可以自任者不增愧負於國家矣復何求哉天復癸亥秋七月二十七日耐辱居士司空圖記

山居記

中條就蒲津東顧距虞鄉纔百里亦猶人之秀發必見於眉宇之間故五峯頽然爲其冠珥是谿蔚然涵其濃英之氣左右函洛乃滌煩清賞之境會昌中詔毀佛宮因爲我有谷之名本以王官廢壘在其側今司空氏易之爲禎陵

谿亦曰禎貽云愚以家世儲善之祐集於厥躬乃像刻大悲跂新構於西北隅其亭曰證因證因之右其亭曰擬綸志其所著也擬綸之左其亭曰修史勗其所職也西南之亭曰濯纓濯纓之牕旦鳴皆有所警堂曰三詔之堂室曰九籥之室皜其壁以模玉川於其間備列國朝至行清節文學英特之士庶存聳激耳其上方之亭曰覽昭懸瀑之亭曰瑩心皆歸於釋氏以栖其徒愚雖不佞猶幸處於鄉里不侵不侮處於山林物無天伐亦足少庇子孫且詎知他日復覩睟容訪陳迹者非今茲誓願之證哉久於斯石

庶幾不昧有唐光啟三年丁未歲記

紀恩門王公凝遺事

上四年春以大河南王公治狀宜陟詔假禮部尚書按察

宣歙池三郡既卽治未涉時吏化民悅晝亡可爲冬十月

賊始自同安分濟入屠至德

在池州

公遣將孟琢疾以兵助

守池州州亦有備賊少却會其黨繼至言扣壁實欲轉襲

南陵公揣之如其計命樊儔進扼青陽路儔固自彭門分

公察其健決而易敵誠之邀險無得輕進儔固去會謀者

言寇少將遁氣欲生沮之麾兵不顧旣而越險賊遽至軍

遂委而逸間二日馳歸以敗告公數其違命立斬以徇諸將在南陵聞之者皆股慄以死綴賊故青弋江得恣爲備青弋在江東南陵也人心不搖矣公前命寧國兵遮截之生得其踏白數十騎乃並山引退四月凶渠復大入而都紀王涓亦自采石赴援公宴勞加禮且諭之曰盜匿情詐吾盡得之矣今席勝而驕謂吾城不勞而可綴則攘臂而來前無絲髮之礙矣若知吾堅壁待之其勢自衄將軍第按甲稔威以伺其隙慎勿與之驟戰也涓意銳自州城日趨四舍至南陵未會食而戰遽死之明日中貴人自領敗

卒尚四五千傷痛之聲與塵埃相雜而至江南雅自怯獨幸北軍以爲固及聞涓敗相顧失色賴公前策涓不足恃拒守益嚴又城中水乏而泉自躍出人心益牢竟免攻圍之患旣踰月中貴人阻撓無去意卒橫不能禁公以書讓之曰吏之捕蝗者旣不克勝而且俯食於民是率暴以濟災也今將軍纂天下精兵挫於狂寇而又恣之俾民不得治其生業何以稱主上所以待將軍之意哉中貴人詞詘趨發其親吏入里舍毆奪民馬公乘門望之麾左右立提置杖殺軍愕貽不敢留自後日夕撫循常若寇復至者其

儲畜繕完之利到今賴焉噫公始以傑德峻望爲時聳服而夏特恢濟之心人莫能見雖不能致其道以和平天下然捍境蔽鄰不涸得賦亦足濟庸而塞根耳愚嘗襲跡門下受知特異敢次見聞以開史氏之聽

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記

洛自西北趣大河蓋同源於積石伏而乃發離而復合耳故其流皆渾而悍暴而難制然左輔土田賴之爲膏壤堰雖勞不可廢也而又振泥加厚水勢益抑去故治之治之勤日倍也大中末州南堰壞久不能復比歲旱蝗關畿尤

困咸通五年太原王公自中書舍人出牧是邦思所以利
人者無易於此乃省公用節私費儻徒賦役躬親率屬得
健吏於班授以成規亦旣集事而中作雨甚川壑會流雷
風蹴南而鼓之益肆狂噬雖有力者堅百仞之阜亘爲其
防亦不能禦勢明矣必俟至誠克敷勞資感效耳公晨往
河壩跪陳牢醴旣而陰雲潰散功倍人悅翌日堰乃成水
折而東皆若導而從令邑里交賀合樂以迓之流聞京師
中外以爲國慶時國家兵役屢興漕輓已絕故自淮汴至
於河潼之交百敖皆剗人無所仰視之者雖已鼎食亦若

銜餒而返農饑卒怠何以振其威力哉關中不涸之轍必
本是堰公果成之以明大計雖旋亦決敗而功緒足遺後
人矣七年秋愚自滿獲展贄見之禮出次近垌備得其事
因著於篇以彰勤濟之志云

澤州靈泉院記

嚴飭祠宇非欲侈於自奉也蓋不崇不侈無以聳動羣品
俾堅嚮善之心耳况帝夢可徵華緣已熟山川神祇罔不
薦款故自京邑以及遐裔勝槩相望皆奠厥居中條發於
蒲趨於艮傑出而爲太行則天壇不得不冠蓋華嵩爭勅

日觀也其北川壑會流盤鬱粹自高平西顧以至靈泉極
矣泉之爲靈非惟利物亦當滋潤所及不育毒螫也其院
東向顯豁亘爲大川端門洞闢正與旭日相迓豈梵書所
謂震旦者此其證哉且有爲無爲於我不礙弛之則若涸
其中用之則必滂其外皆克固其源乃能動而必濟也今
禪宿洪密長老俗姓劉氏本儒家子早詣石霜契其大旨
煩而不撓簡而必周初自清涼厯覽至是山乃創林栖之
所遇太尉李公駐軍高平首資葺構遠近道俗莫不歸嚮
今蒲芮隴西左揆常因題紀亦備贊揚則密公之道益光

矣凡製經樓齋堂共一百餘間又塑羅漢潔刻之相以漸
化服而後日集方丈敷演上乘自江漢北渡以至魏晉之
交其俗堅悍難誘今則悉爲佛人矣且善教童孺者雖指
摘其書而必以言反覆曉諭當自釋然若典教積於前笞
撻駭於側彼將竄匿之不暇詎肯說而從命哉律刑書也
經誥誓也禪乃誘勸之宗先馴其性而後入人者耳故其
道至隱其功至博不可廢也常念畜役之外以逮傭隸雖
養至豐莫不苦於受制殊不知羈鞅之勞或能避免而
方寸之內不形不聲牙孽牢萌詫其力者愈不能爭以此

淪陷死生之域綿劫不能自脫其苦何如哉噫苟非三世之尊夷山幹海六祖親授捩其鉗鈇長老繼作磨昏抉瞶則彼爨膏鑊而勇於自浴者雖糜爛其身猶未悔也今乃聚其徒侈其居永爲一檀施之會且俾其福慧皆殖然則密公之積焉可抑沒哉耐辱居士病且死不忍其門人慧依慧海之勤請也直紀所行惟以漏畧爲愧云天祐二年歲次乙丑七月望日記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八目錄

司空圖二

華夷圖記

移雨神

障車文

觀音懺文

十會齋文

爲東都敬愛寺講律僧惠確化募雕刻律疏

迎修十會齋文

金史卷之三
靈臺三官堂文

詩賦贊

三賢贊

并序

觀音贊

并序

李翰林寫真贊

今相國地藏贊

并序

香巖長老贊

兵部恩門王貞公贊

相國老君贊

秦坑銘

仙巖銘

辯楚刑

說鷺

說魚

成均諷

議華夷

將儒

天用

釋怨

題東漢傳後

欽定全唐文卷八百八

司空圖二

華夷圖記

辨於微而能制之者勢也審乎要而能備之者險也勢所以決用奇之智險所以濟經久之謀雖英豪復生亦毋以易此論也愚中外家世究天人之際而不肖者更闕文自喜不能屈已以救時他日雖苟行亦不可屈已失之機矣苟危極而變當寄之後生者耳煨燼所殘尚存賈僕射耽方域之志披圖校驗成敗可知以是懇懇未能默已千載

之下必有知吾言不昧者司空氏寮鶴亭記

移雨神

夏滿不雨民前後走神所剝羊豕而跪乞者凡三而後得請民大喜且將報祀愚獨以爲惑何者天以神乳育百苗穀必時旣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是而祀焉今始恡其施以愁疲民是神怠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權也旣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惠於已有神攘天之德也推怨何以爲義利腥羶之饋何以爲仁怠天下之事何以爲敬蔑是數者何以爲神假曰非吾所得顓

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所以惑也噫天不可終謾民不可久侮竊爲神危之柰何

障車文

自古事冠人倫世綿鳳紀庭列鼎鐘家傳踐履江左雄張山東闊視王則七世侍中楊則四人太尉雖榮開國承家未若因官命氏兒郎偉哉使主炳靈標秀應瑞生賢虹騰照庶鵬運摩天雕彩沚甘綴齒牙而含咀顛龍倒鳳榮肺腑而盤旋千般事豈勞借筋萬里程可在著鞭不學呂望竿頭釣他將相不作李膺船子詐道神仙夫人班瀝瀼發

金縷延長令儀淑德玉秀蘭芳軒冕則不饒沂水官婚則
別是晉陽兩家好合千載輝光兒郎偉且子細思量內外
端相事事相親頭頭相當某甲郎不誇才韻小娘子何暇
調粧甚福德也甚康強也二女則牙牙學語五男則鴈鴈
成行自然繡畫總解文章叔手子已爲卿相敲門來盡是
丞郎榮連九族更千箱見卻你兒女婚嫁特地顯慶高堂
兒郎偉童童遂願一一誇張且看拋賞必不尋常簾下度
開繡閣帷中踴上牙床珍纖煥爛龍麝馨香金銀器撤來
雨點綺羅堆高並坊牆音樂嘈噴燈燭熒煌滿盤羅餽大

榼酒漿兒郎偉總擔將歸去教你喜氣揚揚更扣頭神佛
擁護門戶吉昌要夫人娘子賢和會事安存取个國家可
畏忠良

觀音懺文

伏以聖感至誠祥符吉夢久期瞻仰輒用莊嚴上以報罔
極之恩下以遂平生之願亦冀仁滋庶類福必旁臻且自
叨竊一名曉夕三省慮增隱匿有負深知以此歸心誠無
愧色必也行欺暗室業墮分陰飾僞沽名伏機稔惡於家
則崎嶇自奉忍骨月之饑寒於國則苟且求容啄生靈之

膏血是乃神惟必照鬼得而誅敢將有釁之身曲累無私之照至若見持蹇分將觸禍機或不幸以逢尤或求金而受毀卽常希擁佑必保孤危况積疹初平殊恩有自置齋生日用表成功所期刳蓋微塵不竭依投之懇慶流末裔共成香火之緣粗寫丹誠仰迴元鑒

十會齋文

夫萬殊苦惱神慈普救於幽冥十會區分王道同歸於平等當殼竦求哀之地是唵喁就涸之時闢夷路於前程過勝波於沸鼎欲使天人共感存沒均休乃此日設齋之意

也況屬豐穰方登仁壽宜屬大衆共締良因無緣則三道
寶階如登劍樹有願則十方淨域便越塵區今則妙供已
陳散花乍雨維摩赴會捧瑞露以同沾羅漢飛空曳危峯
而亦至齋衆某等或轅門上列或金穴豪家將雛則驥子
超羣命侶則龐眉狎至軒車競路士女傾城法鼓雷琅震
泉扃而動鑰天香馥烈擁日氣以盤空於是跪捧寶鑪連
枝玉軸冀將功德奉事莊嚴伏願諸王及五道六曹真官
永作尊神益匡善道使幽冥共仰靈蠢知歸緡繒不讓於
樂輸齊潔復申於衆懇諸曹並受羣品旁沾伏覲過去尊

靈見存家眷皆憑護念免怖沉淪恃王心而若恃私心觀
地府而如觀天府必致清涼山上逢異鳥而先告吉祥黑
暗空間遇神光而別迴照燭雖營魂遊岱去住無常而若
海登舟冤樂共濟生生隨願免在殊鄉處處安居便同極
樂凡聞誦梵遽脫羈愁用顯含靈咸蘇密網

爲東都敬愛寺講律僧惠確化募雕刻律疏

竊以化化無窮遞成遷染孜孜不倦方導沉淪啓秘藏而
演毗尼熏戒香以消煩惱風波未息橫智鷁而難超繩墨
可遵制心猿而有漸豈容穿鑿但致紛拏雖設論於三乘

同歸覺路蓋防微於羣品共稟成規汎洒六塵攝持萬行
寧俟空林宴坐方爲解脫之門令必大地周遊皆詣清涼
之境蓋能仁之警策也今者以日光舊疏龍象宏持京寺
盛筵天人信受迷後學競扇異端自洛城罔遇時交乃楚
印本漸虞散失欲更雕鏤惠確無愧專精頗嘗講授遠欽
信士誓給良緣所希龜鏡益昭津梁靡絕再定不刊之典
永資善誘之方必期字字鐫銘種慧良而不竭生生親眷
遇勝會而同聞敢欺福報之微願允標題之請謹疏

迎修十會齋文

非才非聖過泰過榮一舉高第兩朝美官遭亂離而脫禍
歸鄉里而獲安門戶粗成簪纓免絕四十八年已往未省
歸心百千萬劫常來豈迷善道今終可保止絕何傷災疾
所縈古今常理但雖勤懺悔未去羶腥大宜均罪於鼓刀
小合誤傷於失手况蚊蚋之類屢有傷殘僕乘之勞時加
箠楚或存或沒若重若輕並願各遂逍遙永祛冤結目前
眷屬世世相逢身後林泉生生自適仰慈悲之宏誓成幽
顯之勝因蠢動有情沾濡共泰

靈臺三官堂文

蓋聞元台秉粹真極設宮貫日星而洞六幽攝品彙而尊
三府雷鞭電扶未窮搜過之威鬼伏神藏盡在指撝之列
容光必照暗室難欺人倫知教義之宗天吏振綱條之目
密宏善貸普濟羣生固宜上報君親下援戚屬橐千金而
喜捨盡鑄尊儀傾百寶以裝成別崇秘殿共伸虔懇永締
良緣使人面狗心不殘賢而害善銅頭鐵額自折角而摧
牙免陷危機皆逢懿網況此觀地連名嶽境勝元都在歷
覽而可知乃衆星之所集一池菡萏時時而雪裏生香五
夜沉寥往往而峯前仙樂聞於盼蠻雅合歸依今則自屬

時艱多嗟力罄壞簷不葺朽壁難朽蒙塵而廟貌全隳薛
駁而天衣半褫莫能起敬但速退殃將希保佑之功合發
修崇之誓倘使丹青克煥結搆重新必憑香火之因永拔
沉淪之苦幽明洞感罪疚咸祛家遊不死之鄉國慶無疆
之祚烹妖斲魅免助虐於三蟲控鶴羈龍笑摧枯於一鹿
別置金天之社長爲玉帝之神凡願列名庶同不朽

詩賦贊

知道非詩詩未爲奇研昏練爽憂魄淒肌神而不知知而
難狀揮之八垠卷之萬象河渾沈清放恣縱橫濤怒霆蹴

掀鰲倒鯨鑊空擢壁瑱冰擲戟鼓煦呵春霞溶露滴鄰女
有嬉補袖而舞色絲屢空續以麻絢鼠革丁丁炊之則穴
蟻聚汲汲積而成垤上有日星下有風雅歷詒一作自是
非吾心也

三賢贊

并序

隋大業間房公李公魏公同師文中子嘗謂其徒曰元齡
也志而密靖也惠而斷徵也直而遂俾其遭時致力必濟
謨庸厥後果然宜有贊激云

三賢志同夙尚儒風以值公忠出遇太宗諷議從容謀蹶

羣雄君勞臣惕荒夷阻闢百千年社稷

觀音贊

證因亭
并序

萬仞峩山之險爭竦禍梯一坑浮世之塵長遮覺路騁雲
漢而貪味臨鼎鑊以求哀當種善緣方希慈極某早堅信
受頻致感通夢則可徵足見未萌之誠行而必稟冀無入
晨之虞用建虔誠永貽來裔贊云

惟仁之尤警於昭幽將政而阻將軋而遊忤者以寵呻者
以謳岳抃冥冥證因斯休

李翰林寫真贊

水渾而冰其中莫瑩氣澄而幽萬象一鏡躍然炯然傲睨
浮雲仰公之格稱公之文

今相國地藏贊

并序

南陽公夫人彭城郡君憂紀旣祥追奉皇考吏部公績地
藏菩薩一軀瞿慕戚容力成至願圖於夫人爲內兄得請
而贊云

三界同倫六幽莫際聖有佛緣極之無滯相不可覩理不
可窮人有虔懇感之則通孝實女師工惟婦德成茲妙絕
申報罔極

香巖長老贊

言不可無也然爲師之說者豈佐競而主勝乎且儒之書
曰率性之謂道老之書曰各歸其根而禪曾之東親挾人
視聽至而又至者道與本俱忘哉且忘則塵滓孰從而滯
耶或者假言而爲論以妄釣真彼或泥於境而滯其機是
人魚莫能自辨矣大師之旨吾久得之學者旣難遽息必
以其言爲狂藥誰之咎乎彼巧則病彼愚則競覺之愈妄
矯之非正不雲而雷龍何施哉不鼓而舞人何爲哉匪豫
孰道匪羈孰釋一塵不飄見大師力

兵部恩門王貞公贊

發粹而文蘊和而秀德無不尊名無不壽內專外濟氣厚
神全貞公在此千載聳然

相國老君贊

道尊教主帝系仙源牢籠天壤施掌義軒施於孝孫克隆
聖祚分祐攸宜忠賢是保

秦坑銘

秦術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旣坑厥祀隨覆天復儒讐儒絕
而家秦坑儒邪儒坑秦邪

仙巖銘

巖之巔森戟鑱天中宅靈仙巖之瀑風幹洞壑地涌山鑿
越之裔甌之隅人逸而腴某其師某其牧寺圮而復

辯楚刑

楚謂獻璞者欺我乃連刑之酷哉曰彼獨鑒之不勝耳然
其嗜寶之心皆達於卞子故連刑之無怨玉亦卒受於楚
國嗟乎國之嗜賢宜急於楚之嗜寶也必嗜心則上心達
於天下則負材求進者雖黜於見疑亦未爲怨必有釋其
疑者則其卒用於世也可幾矣不猶愈於易其知而嫉其

進者耶嗟乎刑與辱上之所以肆於下也楚無嗜寶之心
卞豈受刑上無嗜賢之實士豈受辱必待誠而絕愧哉

說鶯

鶯雖同類有巧拙之目里人構其寢始就而拙者遽巢其
間巧者旣至必搏而逐之俾之他室雖童稚亦以爲恨里
人不能決其去留者蓋辯之不早辯耳噫彼之所工豈能
自固其室已或爲拙者所逐沮人尚惜之然則賢不肖之
取舍其利害於天下何如耳治亂之兆孰易於此乃繫於
所擇先後耳可不惜哉可不戒哉

說魚

蒲之東七十里山秀而瘠故其水迅激不能蓄鬐介之族
著於方志焉王城谷司空氏曰禎貽谿其岩瀑尤爲峭束
愚嘗派著於庭欲資涵泳之翫或致於他所亦不更夕輒
暴去前年捧詔西上復移疾華下則鄰之佛者遽至言石
竇泉隙魚皆充牣愚熟念竟不能究其說而佛者謂吾久
於是溪雖才嗇而命弛然撫其愛育之心足以達其物類
蓋斯魚之產是欲信吾心於方將耳而愚尚以爲愧也且
以爲羈涉歲而後魚集於故山泉彼能達吾之心宅幽而

遠害是有物致之且惑愚之妄進姑欲全吾道而退保安耳敢不自警也哉

成均諷

臣聞元胎凝象標器府以飛芒曜魄諧神閱環天而肆會
瑤山激響流妙靡於踰鸞嶰谷搜奇寫玲瓏於嬉鳳叶六
氣則生植必茂文八音則錦繡相宣旣象物而省風迺昭
功而示德周旋盡美黹益隨時清廟嚴禋肅和鳴而侑響
紫壇殷薦受繁祉以貽休備緝化之元機契窮神之妙用
故以感動天貺紀綱人倫蕩迅羽而落丹霄帖驚波以澄

紺海誘歸昌於瓊樹一變標祥導舞佾於瑤堦三苗罷祲
揄揚盛業粉飾元猷足使鶴列呈妍騁飛容而合緒龍蹲
喪味超浩歎以違齊而大樸久雕迷風益扇浮音薄思雅
曲沉英要平靡漫之娛競嫋嫋媚之奏金華翠羽逾備飾
於充庭去鴈吹蓬已無資於易俗紛葩莫辯流僻萌生司
成廢齒胄之文端委昧防民之制雉門災起誰懲燕女之
荒鳳德日衰無救關雎之亂頽波競爽詭趣繁興呶注狂
會於四夷叛衍局和於六器瓊樓月榭爭漂亡國之音柳
翠花紅似惹迷魂之態况乃高臺騁望團扇傷秋少年狹

路之期落日哀蟬之感行人贈恨折楊柳以徘徊隴水分
流度關山而幽咽芳樹裊相思之意卷衣追舊寵之懽鳥
啼則興詠於遲遲子夜則如憐於脉脉漢殿之雲娥一去
柘館銷魂淮王之仙馭不歸小山畱唱鷓鴣輟曉碣石申
壯士之悲寶鏐雄鳴獨祿訴分天之憤鴛鴦締思蛺蝶纓
情襄陽之濃豔驚神鄴下之無愁忘返江天浩麗杳春思
於龍舟綺閣驕頻婉仙姿於玉樹莫不旁羅綴賞分被謳
謠芳情盡寄於絃心巧變逾新於濮上悟晉臣之竊視其
乃衰乎徵單子之格言將焉用也復有南鄰宴衍北里追

隨繡軸爭奔蘭堂洞敞闕輕盈而入玩逞夷冶以乘春名
編協律之籍妙軼總章之觀元雲起唱絳樹分行法嬰之
暫賞人間淨婉之曾誇掌上翠娥低歛儼畫扇而初疑鳳
翼旋披躡染香而不印綠蘿山畔徒有傳名金谷樓中猶
應掩嫋輕埃漸弭泛空碧之橫雲曳緒黎收失凌波之迴
雪旣而麟麝罷饗龍轡傾夕簇紅豔於金擎濫蘭英於琥
珀瑤釵遞約粉鏡齊勻炫華藻之新裝捧重霄之寶器淩
鏘縹緲輕颺漸拂於花叢鴛鵲和鳴上客潛驚於煙燈雕
筵讓促玉笋橫飛墮珥酤顏牽裾屢舞牋霏彩筆遞申燕

婉之情月曉蓮塘更亂雞人之唱必使傾懽買笑悵歸路
於太行失意沉情憐霜鋒於使客且秦圖啓霸先輸嬋媛
之工楚劍宣鉞寧謝優倡之拙龜山遠蔽迷津則元類吹
毛魚藻陳規式宴則唯思在鎬繁華託好淪誤忘歸盛德
何觀雅風洞喪愉心炫目俱謀越禮之譏異軫分流彌會
相淫之旨猶是史遷銜涕憤沉湎於衰周荀勗披丹願儀
形於治古迺曰陛下含微握契映調露之微蹤馭道斯元
演咸池之積潤雙龍肅駕爰欽九辯之神八鳳迎祥再襲
五英之薦非煙毓媚應玉燭以登謌皓質依仁樂神局而

金史卷之二十一
三
暢律雖循機之思必無謝於繼韶而制俗之規猶未先於
放鄭夫南薰北鄙禍福相淫感物窮微興亡是繫繁聲罷
奏建武之貞範斯存妖玩無容太初之芳塵可挹得不翹
襟酌訓經慮防奢揖璇璣養命之符受帝女昭華之瑄探
靈測化但累黍而無差思古妍幽將一夔而可任懸衡審
旨合契乾心追六代之英華汰百王之蕩滌豈容蘇夔席
勢膠獨見以邀能高聲憑豪抑羣儒而徇已變唯尚質貴
在揚清動以敷愉綽之仁義非簡節繁文之制不用於明
庭非崇嚴煦育之姿不傳於委巷使牛刀學制必箋武邑

之猷驚羽將持敢懼宛邱之刺然後返歌駕於海嶠維舞
驥於璜臺魚龍息曼衍之陳鞮譯沮兜離之獻掖庭絃吹
先罷賞於材人司隸糾繩次申嚴於權右儻蓮舟帝子獨
貽招隱之詩綺殿台臣別奏登封之頌酒唯洽禮還無縱
於流連樂則緣情但取優於名教俾春濃上苑空凝桃李
之情月滿西園寂寞芙蓉之豔式敷園範交暢人情澄積
樂於一時靡清風於四表豈復平西長史薦淑麗以希恩
司律中郎恣哇咬而被寵則必三雍八佾休僭濫於豪門
春誦夏絃服祗庸於胄子自然調元演慶開瑞厯而貫氛

議華夷

議天下之大勢者滯而拘古必曰固於德剛而簡謀必曰弭於威是皆不足扼阡危之機也必濟德於謀濟謀於險庶幾可以壽宗社之數矣前古迂儒瞶耳援據滋惑不能中今之急病而近朝有心於經制者杜司徒之治道李安邑之地志元中書之安邊不謂不馳騁於古今成敗之數也唯賈僕射耽并包華夷綿絡山川披圖摘要繁而不瘠可謂勤而至精者矣雖然量力救時當置遠荒於度外國史事有追惜而不可形於紀述者或關防戰而不守或控

制議而不行或食廩棄而不保利害之効可見於斯愚是以玩而不厭也雖失之已久得不慮哉

將儒

儒以將道肥其內也武以將威肅其外也未有內自瘠而外能勸者焉嗟乎古之用儒其所寄誠重矣儒之將道必欲張其治也獨將之不足侈其道故分已之任以寄於人亦猶資衆力以夷大路綽綽然其甚闢也如有用於時者天下不幾於治哉嗟乎後之爲儒其力寢羸矣簡固以自持窘默而多一知所以任之於已不知所以任之於人而

責之故雖用於時道亦削然不喻將儒之權耳且古之言
兵必本之仁義反是則一決之勇未足爲武一智之謀足
以奪其機矧兼吾道以制於未萌哉嗟乎道之不可振也
久矣儒失其柄武玩其威吾道益孤勢果易凌於物削之
又削以至於庸妄於武可也必將反是請先將儒

天用

材軼而驚捷者不待賦而後食蓋濟已之納得以自任也
龍雖善致風雲然必有所稟而後能施其澤吾知其不能
自神矣苟專其用而汲汲於濟物亦將救禍之不給雖川

后岳靈孰敢撓其所守哉嗚呼時乎時乎蓋賢哲之所宜稟唯用天之用然後功雖約而濟物博

釋怨

殉華公子與誇世豪舉綺紈相遇意氣相許貞茂松心賞微琴緒驥驟齊驅鸞驚並翥誓風雨而不迷期始終之可保旣而睚眦有違寒暄遂移雙情已忤久約方虧遽讒蠅翼交妬娥眉將搖牙而構禍寧棄跡以懷悲於是振俗先生聞而諭曰夫性溫澆漓道方廉恥勢軋則仇名浮則忌仁以利搖情由色醉釁積攜貳其來有自謂金石而中渝

惟鸚猩之可愧願室隙以雕譚庶追歡而寵誼借如標奇
炫世角立爭英雄架橫天之譽高峻冠古之名昧褻華而
喪實紛飾智以相傾而木以秀摧鐸由貝敗主能則驕伐
勝必殆豈溢美而是競忘撝謙而自愛至乃重侯盛族六
貴豪門贊據榮路虹申要津光鑠天地勢驅風雲指顧而
傾義迴馭噓歛而窮律驚春而盈爽交分盛衰翻復惜喜
室之方開競駭機之潛觸將挾炭以爭奔悼傾舟之已覆
况若越溪往麗楚硤神仙擬纖弄冶挑上聲裏嫵媚利臉波
豔彎娥月殘妬芳紅之笑白嘆翹翠之嬉蘭而物尤則妖

美極則麗二國媯亡六宗姬替或滯愛以罹刑亦寵迷而
逮繫必昌色以崇仇是危家而速戾則有邪龜畢萃環貨
兼儲庭羅輦壁室翫量珠吏方譏於賄死客有論於錢愚
而侈必貽殃聚惟延寇鑠金遽探毀玉猶鬪輕壅利以焚
身斯據圖而殞首嗟四者之是嬰詢五交之可疚且夫電
波悠悠人生若浮一瞬朝暮百年今古雖復角勢圖王鯨
吞武步蓋世稜威排山逞怒壯氣俄摧雄謀倏阻淚空掩
於牛山椎已登於驪阜天遂妍蚩如此同期芝華莫咀松
子誰追鐘鳴漏盡樂往哀隨花宮綺閣之觀蕭條夷漫清

哇豔舞之姬月墮雲飛潛衰暗鑠億恨千悲是以至人達
觀物我俱遺混休戚忘健羨孰壽孰夭孰榮孰賤大笑幾
何虛舟無怨豈蹄涔之不生類蝸角之徒戰用招三疊之
端期塞兩家之難時也二子魂慙色褫跼聽玉音祛蒙爽
曙雪涕濡襟明坦夷於末路扶藹芥於情心願伸縷款永
佩良箴

題東漢傳後

儒衣而武弁也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
者矣君子救時雖切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靜

而鎮之以道訓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至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道哉陳太邱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摯不革其暴麟不足以爲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爲瑞也况彼二三子甘逞於權豪吮嗽以至大亂惟據正而能屈已者庶可與權